

台 湾 席 绢 作 品 集



交错时光的爱恋



楔 子

“妈咪，你不能这么做，把我放到过去的年代会弄混历史的，这么做你不仅会被灵异学会除名，并且你所有的异能都会消失啊！”印着太极图案的镇魂戒指中，传出微弱的声音，急切地要劝母亲改变这个荒唐的主意。

戴着这只戒指的人是一个四十岁左右、风姿绰约的美妇人。穿着一袭神秘的黑色衣裳。身为灵异界的甲级女巫，自然有她独具的特异能力。她的能力则是可以让自己的灵魂在冥想之时脱出躯壳，自由穿梭于时空之中旅行。有这种特异

人都明白，不能在任何一个时代中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被人发现，也不能改变那些既成的事实，必须让历史原封不

朱雨容的能力算是相当强，但也只能回溯过去，而无法超越未来。最古远的，她看过万里长城的营建、秦始皇的焚书坑儒，所谓的汉唐盛世，到近代史的八年抗战，南京大屠杀等等。大历史中，悲多于喜。每一个颠沛流离的朝代，命如草芥的平民都成为君主争霸下的牺牲品。在各个年代，她都未曾多做，因为无力去改变些什么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出出悲剧

重复的上演。秦、汉、三国、唐宋元明清，哪一个朝代的兴起，不是藉由杀戮而取得？一成不变的建国兴盛衰败，然后草寇丛生，盗贼四起，狼烟狂肆，烧杀掳掠……在她二十岁那年，旅行过一次后，就发誓永远封住这项异能，不再走入历史之中，不愿那悲惨活生生在眼前出现。

但，如今，她为了女儿，不仅要再回到历史之中，并且即将触犯灵界的大忌。今日过后，她将消失一切异能，成为一名平凡凡的妇人，被灵异界指责，甚至被驱逐出界也无妨。只要女儿不会魂飞魄散，只要女儿能重新活过，那么，即使她失去一切也不在乎！

三天前，她的女儿杨意柳为了抢救一个老太太而在车祸中丧生。朱丽容算过，女儿的命不该只止于此。枉死的灵魂只能在宇宙中飘荡，任其魂魄飞散，元神混沌不明，而成一缕无意识的游丝。她不能让女儿得到这种下场。但将魂魄锁在戒指中也只能守住七天，一旦七天过了，她依然帮不了。所以她必须让女儿附体还魂。这并不容易，找身体当然简单，可是不见得每一具身体都适合。还要找磁场感应度相同，电流波长一致的身体。

不得已，她只好推算女儿的前生。杨意柳有四个前生，分别是处于民国初年、宋朝中期、东汉年间，另一个则是本身体，存在于某个未被探讨的时空之中。找着了，还必须挑选其

中有意外身亡的身体。如果找寿终正寝的根本没用,又不能害人致死,有违人道,更会遭天谴。幸好,宋朝年间那一个前生,阳年尽时正值青春华年!年纪与意柳相仿。她告诉女儿她的决定,却遭到女儿坚决的反对。

“柳柳,妈咪已经决定了,失去一切也无所谓,只要你能活着。”朱丽容坚定的对着戒指说话。

“可是,妈咪,活着就好了吗?活在古代,过着全然没有自我的生活,活在别人的生命中。人终究难逃一死,多活个几十年又有什么用?况且,以这年代来说,古代的我早也已经死了。”杨意柳当然想成为人再活着。但,回到古代太荒唐了吧!她,一个被二十世纪熏陶了二十年的女子,如何去过那种无法想象的古老生活?没有车子,没有电灯,更可怕的是,宋朝那年代女人的价值跟一只家具差不多,纯观赏用的,不被视为独立生命体来尊重。与其如此,她还不如死了算了!

“别怪我太痴顽,柳柳,放你到古代在年代来说,你是作古子没有错!但就时空上来讲,我们还是同步活着呀!只不过地方不同而已。”她不会改变心意的,无论女儿怎么说。

“可是,我们不能改变历史啊!”杨意柳依然苦口婆心的劝着母亲。

“放心,历史是会稍微改变一点没有错,但历史书籍上面,绝对不会因此而改变。上头光是君王将相的轶事就写不完

了,哪会有空撰述你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女人!一旦你回到历史之中,将会发现,历史之中最精彩的不是那些君王、臣宦,而是平民的生活。好自为之,柳柳。”

朱丽容盘腿而坐,双手合十,轻喃:“跟我来,柳柳,时辰到了!记住,今后你是苏幻儿,十八岁……你的新人生从现在开始……”随着朱丽容低喃的咒语,杨意柳陷入昏迷状态,魂魄化成一道轻烟从戒指中飘出,随着一道白光被吸入七彩的漩涡中,然后,所有的意识渐渐模糊……

A

交错时光的爱恋

庄严华丽的议事厅中，坐着三男一女。

首座的男子二十七、八岁左右，看来最为年长。飞扬的剑眉下，是一双清冷深邃的眼，挺直的鼻子一再显示出主人性格的刚强不屈。弧形优美的唇紧抿着。他不开口，室内一片肃然。而其他三人正苦苦斟酌要如何打破沉默。

“大哥。”唯一的女孩，一个美得惊人的女孩柔声开口了，打破了沉肃的气氛。

居首座的男子挑高了眉，示意妹妹开口。对于这个唯一的妹妹，他从不计她受委屈，更不会假以辞色。但妹妹无暇就是怕他，大概是他天生的冷漠自持，不苟言笑造成她的恐惧吧！

“大哥，我们都不希望你娶苏光平的女儿，你可不可以改变主意？”石无瑕企望地看着大哥石无忌。

石无忌扯出一个没有笑意的笑容。

“你不会忘了咱们此趟南下杭州就是来迎亲的吧！”

“我们跟来就是希望能说服你打消这个主意。”温文的老

二石无痕说着。向来儒雅温和的脸上也是一片不赞同的神色。

老二石无介更是直截了当地叫：

“哪有人会娶自己仇人的女儿？咱们是来观察情况、计划报仇的，可不是来和亲的！”

三个人发表完了，结论一致，都反对大哥石无忌娶苏光平的小女儿苏幻儿。

沉吟许久，石无忌开口了：

“这只是顺水推舟而已。”

迎上三人不解的眼光，他又往下说：

“苏光平将女儿嫁给我的原因不外两个。第一，是派他女儿做内应，调查我的底细。对于我们能在短短十年间由一文不名成为今日的北六省商业霸主，他想必非常好奇，对石家的产业也非常觊觎。二来，他也是十分提防我，怕我与他在交易之中会扯他后腿。一个女儿嫁过来，彼此成了姻亲，他想，我说什么也不会加害于他。不过，这只是他的想法。”

苏光平是有理由对他戒慎三分。因为没有人会培养一批比朝廷军队更神勇的手下来护卫其产业，但石无忌就是培养了身手矫健的手下分布在他所有产业中，含括牧场、银楼、酒楼、饭馆陆运等等。

他做事向来有他的道理，而且一旦经过斟酌衡量过所做

的决定，绝对没人可以动摇。

原本极力反对的弟妹们也只有闭嘴了，再反抗也没有用了。

“那么，对于那个不受欢迎的嫂子，我们可以不必给她好脸色，是不是？”石无介挑衅地看向大哥。

“当她不存在就行了。”石无忌眉也不抬，说完就闭上眼，并非疲倦，而是稍作休息。当他在思考一些事情时向来如此。而这一来也同时代表话题已告一段落，无须再讨论。

其他人各自陷入自己的思绪中，议事厅又再度恢复沉静，与门外的忙碌形成强烈的对比。佣人们正在大肆清扫，四处张贴“喜”字。主人上京城迎亲，在此小别馆下榻是件不得了的大事，虽说新娘只会在此休息一晚，回北方才会举行客宴，但以此别馆权充新房也够风光的，所以人人脸上均堆满笑容。

杨意柳觉得口干舌燥，全身虚脱无力。全身上下最痛苦的地方莫过于喉咙燃烧着的灼痛。那股灼痛不知牵动了哪一根神经，使得她整个头疼得快炸掉似的。

许多天了，她不曾感受到肉体上所给予的疼痛。哦，她附上了前生的身体了吗？妈咪没说活过来的一瞬间会如此痛苦……天！还不如死了算了！她上一回死去的时候可是一点痛苦也没有。思绪仍处于半浑噩状态时，母亲的声音悠悠传入

她耳中。

“柳柳，再见了，好好地重生，好好地活着，妈咪走了……记得，你是代苏幻儿活下去的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苏幻儿……我的柳儿，再见了。”

“妈咪……”突然扯出的呼唤，经过灼痛的喉咙后成了无声的低泣……

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。

“苏员外，令千金没事了。不过，以小姐目前的身体状况，明日一定无法拜堂成亲，最好是能延个两天。”

另一个暴怒的声音吼道：

“就算她死了，我也会叫人抬她上花轿。反正明天她一定得嫁人！”这个声音斥退了所有的人。“你们都下去！”

是谁？是谁？这些陌生的声音是幻？是真？她努力想睁开眼，身体却因一阵粗鲁的摇晃而痛苦不堪。

“你以为死不就可以一了百了吗？你敢再死一次看看！我养你这么大，该是你回报我的时候了！做我要你做的事，不许反抗！敢反抗我就将你们母女俩活活打死！”

杨意柳虚弱地睁开眼，看到一张老而狰狞的面孔，猛地倒吸一口气，无法成言……天！这大是谁？妈咪将她丢入一团怎样的混乱之中？眼前这个锦衣华服面目恐怖的男人是谁？

“老爷，三夫人来了。”门外传来清脆的声音。

“带进来。”老人粗暴地命令着。

声音甫落，两个丫鬟便扶着一个中年妇人走了进来。那中年妇人非常的美，非常的纤弱，而眉宇间的恐惧胆怯使得那份美益加楚楚可怜。

老人大吼：

“你生的好女儿！放开她！”两个丫头机伶地闪开。厚实结实的巴掌丝毫不怜惜地甩上中年妇人如花似玉的脸上，瘦弱的身子承受不住这股暴力跌向床沿，瘫软在地，缩成一团，没有哭叫，只有恐惧、颤抖与泪爬满那张娇小的脸。

“如果在明天之前你不能叫她乖乖为我做事，就不只是一巴掌了！我会将你交给刑房，由大夫人行刑。”老人残酷地丢下狠话，满意地看中年妇人抖得像风中落叶，满身恐惧。然后一副不屑再看一眼的神态转身而去。两个丫头也径自走了。

许久，许久。床沿那个娇弱的妇人扶着床头坐起，满脸的泪，搂住杨意柳。

“幻儿，幻儿，我不该生下你的，我一个人苦，苦一生一世是我命中注定，我承受不了，顶多一死。但是，老天爷也太不公平了，让你生在这种可怕的家庭，让你身为我的女儿，注定要延续我的苦难过一生。幻儿，我的儿呀！昨夜传来你自缢的消息，我一直哭，我哭你终于自由了，也哭你的悲哀。生在这种可怕的家庭，为什么你不坏一点呢？却是与我一般懦弱，

任人欺凌，任人宰割……”妇人泣不成声，哭得肝肠寸断。

莫名的泪水涌上杨意柳的眼眶。这妇人是苏幻儿的母亲呢！瘦骨如柴的她依然美丽，锦衣华服也掩不去凄怆受难的心……这是一个在男性至上的社会中备受欺凌的弱女子呀！被那暴怒老人施以拳脚应该不是第一次了，而那男人丢下的威胁似乎比刚才的伤害更为可怖。

天！古代的男人都是这样的吗？她竟然来到这样的年代！唉，她反正是来了，代苏幻儿活下来，就有义务帮助苏幻儿的母亲。杨意柳呀杨意柳！你未免将自己想得太伟大了，目前的你可什么也没有呀！而且此刻存在的时空不是在男女平等的二十世纪，而是在男性至上的古老年代中。男性自尊过度膨胀的同时，就明白显示出女人的无足轻重！这时代，女人的价值大概与一件家具差不多心中的声音冷冷地提醒她。

这真是叫人泄气。但她不会放弃的！杨意柳轻轻搂住她的“母亲”。现在她必须好好打探这个家庭的人事结构与苏幻儿轻生的原因……清清喉咙，发现灼痛不再强烈，已略略可以发出沙哑的声音。

“他……要我嫁人，如果我不嫁，他会再打你是不是？”

美妇人哀伤地点头，眼中挥不去惊吓恐惧。

在这个家中，她与女儿是被孤立的。向来她们互相依偎，无助地相对垂泪。如今女儿护卫的双手将她环住。妇人没时

间去疑惑这种保护行为背后的动力,只是贪婪地汲取双臂传来的安全感。

妇人佯装勇敢地开口:

“别管他会怎么对我,幻儿。别答应他去做伤天害理的事,他要你调查石公子的身世,要你偷他的帐本。你爹是要害他……”

“我爹?”杨意柳惊呼出口,打断中年妇人的话。老天,那个可怕的男人竟然就是幻儿亲生的爹,是美妇人的丈夫!

妇人没察觉她口气里的惊讶不信,径自说完被打断的话:“这个石公子,上回我见过一眼,他……是个十分可怕的人。如果他知道你嫁他是为了那个目的,一定会将你活活打死。你爹太偏心了,其他的女儿不挑,偏要你去送死,一点也不念骨肉亲情……他,他真是冷血无情的禽兽!幻儿,如果你不背叛石公子,身为他的妻子,他自是不会凌虐你。嫁过去吧,不要牵念我,在那边的生活一定比较好。”说完她又流下了泪水。

杨意柳觉得身体全部都恢复知觉了。拿出手绢为母亲擦去泪水。来到这个年代已成无法改变的事实。那么,她现在唯一想做的,就是将这个可怜的妇人救出这个地狱。让她过好的生活,无论如何她一定要做到这一点。

“娘,你听我说,我会嫁过去,而且一定会接你过去生活

.....”

门突然被无礼地推开，打断了杨意柳未说完的话。四名青衣丫鬟拱着一身鲜丽的美人进来。红衣美人一脸的骄纵，先是横了妇人一眼，冷笑。

“玉娘，怎么一张脸肿成了大馒头呢？”

“九小姐，求求你，幻儿刚刚醒来，身体还很虚弱……”玉娘试图阻止红衣美人对女儿的欺负，只差没叩头跪拜，但脸上随即又布满新泪。

“走开！”红衣美人不客气地将玉娘推到一边。

“你来做什么？”杨意柳连忙扶起玉娘。口气冷然、自持和镇定是所有人未曾见过的，连红衣美女也愣住了。

向来，苏家九小姐苏红香唯一的乐趣就是欺负这个长得天仙绝色的小妹。尤爱看她哭得缩成一团。今日的苏幻儿不大一样，但又说不出哪儿不同，一样的纤小，一样的花容月貌——令人憎恨的花容月貌！打从苏幻儿成年后，上门求亲的名门公子不计其数，使得其他未出阁的苏家四姊妹乏人问津。连苏红香心仪的男子也对苏幻儿失了魂，更是不可原谅，所以苏红香对她简直恨之人骨。

看着红衣女子一脸的阴狠，想也知道与那个老人脱不了关系，真是同一个模子。不过，她可不再是以前那个备受欺凌却不敢反抗的苏幻儿了。

苏红香刺耳地笑道：

“恭喜你没死成呀，苏幻儿。你那丈夫可是北六省第一巨富呢！那个有‘北方修罗’之称的石无忌。光听这吓人的名号也知道他是个不多见的奇男子。你这贱人正好与他配对。别以为嫁过去后他会如香花似的将你供着，锦衣玉食过一生。北方人都拿妻子招待客人，一百个男人共用一个女人。你嫁过去是要去当妓女，不是当大少奶奶。真感谢你没死成，否则就变成是我要嫁那魔鬼了。真感谢你呀，小贱人。”她等着看苏幻儿泪流成河。

但是，苏幻儿没有。新生的苏幻儿对这种幼稚的虚言恫吓不屑搭理，冷冷开口：

“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请出去，我还有事要找苏老爷谈。”即使她如今已成了苏幻儿，也别想她会开口叫那个老人为爹。

“你这贱女人！”苏红香开口骂完扬手就要打人。

“住手。”老人出现在门口大喝一声。

苏红香住了手，跺跺脚转身而去。

“到书房来，我把要做的事交代给你。”眼中尽是对她们母女的厌恶与得意！得意这一对手无缚鸡之力的母女终究还是得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。当苏光平触及幻儿的眼光后不禁一愣，那是一双冷然无畏的眼。是幻觉吧？那个懦弱的女人不可能会有那样的一双眼？没有一个女人会有那种眼光，他转

身出去，知道苏幻儿会紧跟其后。

在跟随其后的同时，杨意柳匆忙四下打量苏家大宅。亭台、楼阁，假山、花园、流水、小桥。极尽奢华之能事，却又俗不可耐。古代富有人家都是如此吗？每个建筑都涂上金漆，刺眼得很。

所谓的书房，可能是最贫乏的地方了。几本书放在书桌上，四面墙壁挂满了历代名画……不错得很，有王维的画，有颜真卿的真迹，有王羲之的书法……全挂在一起，各派参杂，实在庸俗得可笑。

苏光平在白帛上歪斜地的写字，看来他的文字造诣与一个初学字的小学生差不多。

“帐本”——他将两个歪七扭八的字推到她面前，她一时之间看不出来，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一旦你有法子接近石无忌的书房，凡书本上有这两个字的，你都要拿来给我，这代表他的帐本。”

看来，他正在觊觎别人的财产呢！苏光平又兀自说下去，“我要你打探石无忌的身世，注意他与哪些人往来，还有他确实有多少产业。最重要的，我要一份‘傲龙堡’的地形图。无论如何一定要弄到。”

“傲龙堡？”她不明白。

“石无忌的城堡！他住的地方。乖乖照我的话去做，不然

你娘就有苦頭吃。”他开口又是恫吓。

杨意柳微微皱眉，说出她的要求：

“如果我一切照做了，你是否愿意放过我娘？我要接她一同住。”

“只要你安份，我会放过她。”苏光平随口应允，心中却在冷笑，岂有如此便宜之事？哄哄她这个笨女人而已。

“下去吧！人好好打扮一番，明日就要出阁了。”

杨意柳转身而去，心中也有盘算了。

那是个很简单的仪式。

石无忌派石无介来代娶新娘。连一切古礼都免了，简单拜过天地后也不稍做停留就带新娘上马车，说是要直接回北六省！没有宴客，没有知会亲友，没有热闹。只除了大门上的“喜”字外，一切安静如平日。

苏家娶过两房媳妇，嫁过五个女儿，都是大肆铺张，处处显示其富有阔气及雄厚财力。而这一次，女儿嫁的是北六省的商业霸主，理应更加铺张。怎知两家竟然都不声不响，给苏幻儿的待遇却是迎娶、买婢的方式。

玉娘躲在房中哭成泪人儿，为女儿抱屈。

苏光平脸上是志得意满的诡笑。

苏家未出阁的四姊妹暗自庆幸自己不是新娘，也欣喜眼

中钉拔除了,看来她只会过得更惨而不是养尊处优了。

苏家大夫人、二夫人也开心地忙着替自己的女儿物色适婚人选,少了苏幻儿,还怕自己女儿没人要吗?